

日喀则民族团结赋

作者唐源茂

珠峰巍峨,耸峙雪域之疆;年楚汤汤,滋养日喀则之壤。此地居藏西南要冲,聚多民族之华章,承千年和融之脉,绘“红石榴”灼灼之芳,映“高原红”烈烈之光。值盛世之时,感同心之贵,作此赋以颂民族团结之盛景。

夫日喀则者,历史之厚土也。吐蕃故地,唐蕃古道蜿蜒其间,文成公主携文明之种,播下汉藏和鸣之音;萨迦古寺,经卷飘香数百年,见证各族工匠共筑琼楼,藏汉建筑艺术交相辉映。



宋元以降,商旅络绎,回族之驼铃、纳西之马帮、汉族之货担,于茶马古道上交织成流动的民族团结长卷。至近现代,红旗漫卷高原,各族儿女共赴国是,建设家园,用热血与汗水铸就“缺氧不缺精神”的高原丰碑。今日之日喀则,十八万余平方公里土地上,藏族、汉族、回族、蒙古族、土族、满族、苗族、壮族等几十个民族和睦共处,如石榴籽般紧紧相拥,诠释着“中华民族一家亲”的深刻内涵。

“红石榴”者,民族团结之喻也。其果多籽同苞,象征各族同心;其色殷红似火,映照家国情怀。日喀则之“红石榴”,绽于市井街巷,融于烟火日常。看那扎什伦布寺旁的集市,藏族阿妈递来刚做好的糌粑,汉族商贩笑着接过人民币;听那日喀则中学的课堂,藏族学生与汉族学生共解一道数学题,汉语与藏语的交流间满是真诚。在江孜,各族群众共跳锅庄舞,藏族的踢踏、汉族的秧歌、回族的踏脚,舞步交织成欢乐的海洋;在亚东口岸,边防战士与藏族牧民携手巡边,风雪中“一家不圆万家圆”的誓言响彻山谷。更有“民族团结一家亲”活动深入人心,汉族干部结对帮扶藏族群众,教授种植青稞的新技术;藏族同胞向汉族邻居传授酥油茶的热制方法,一碗茶汤暖透人心。这一颗颗“红石榴”,在高原的阳光下愈发饱满,凝聚起跨越民族、超越地域的磅礴力量。

“高原红”者,日喀则之魂,亦民族团结之精神底色也。其色源于高原的日照,是各族儿女坚韧不拔的品格;其韵藏于雪山草原,是家国大义的生动写照。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,“高原红”是藏族村干部次仁带领村民修路时晒黑的脸庞,是汉族工程师扎根边疆十年鬓角的风霜,他们以“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豪情,让日喀则的贫困发生率清零,各族群众过上了“不愁吃、不愁穿,义务教育、基本医疗、住房安全有保障”的好日子。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,“高原红”是各族志愿者手臂上的红袖章,是医护人员防护服上的红手印,藏族阿妈自发熬制姜茶送到卡点,汉族商户免费提供口罩给藏族同胞,没有民族之分,只有“我们都是日喀则人”的坚定信念。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,“高原红”是万亩茶园里各族群众忙碌的身影,是光伏电站下共同憧憬的未来,日喀则正以“产业兴、生态美、百姓富”的新面貌,书写着民族团结与发展共进的时代答卷。

珠峰不语,见证日喀则的沧桑巨变;年楚河长流,诉说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。今日之日喀则,“红石榴”愈发红艳,“高原红”更加璀璨。各族儿女心手相牵,如珠峰之巅的冰雪般纯粹,如年楚河畔的青稞般茁壮,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,共谱一曲跨越雪域、永载史册的民族团结赞歌!

岁寒深处的暖意

作者唐红生

冬至一过,一股股冷空气便挟着小寒节气一路小跑而来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曰:“十二月节,月初寒尚小,故云。月半则大矣。”大意是小寒节气还不太冷,等到大寒才算最冷。按常理,小寒不及大寒,其寒冷程度应稍逊于大寒。但事实上,小寒往往比大寒更冷,因为最冷的“三九”时段正落在小寒节气内,正如谚语所说:“小寒时处二九,天寒地冻冷到抖”“小寒胜大寒,常见不稀罕”。因此,小寒节气标志着最寒冷的日子已然到来。

小寒带一个“小”字,看似不经意,其实蕴藏着不小的能量。萧萧寒风以磅礴之势席卷大地,顿时天寒地冻,冷得彻骨。小寒究竟有多冷?杜甫写道:“汉时长安雪一丈,牛马毛寒缩如猬。”李贺亦云:“霜花草上大如钱,挥刀不入迷濛天。”而我所见的,是清晨的霜花在一轮朝阳映照下,愈显洁白晶莹。原野疏朗开阔,曾经绚烂的风景渐渐萧瑟。高大的香樟树依然绿荫如盖,仿佛带动田间的冬麦与油菜,一起抖擞精神,在青翠中深藏生机。

小寒时节,一枝梅让寒冬有了明媚,也有了意趣。“天向梅梢别出奇,国

香未许世人知。殷勤滴蜡封却,偷被霜风折一枝。”能在小寒中舒枝绽蕊、凌风吐芳的,大概只有蜡梅了。蜡梅并非梅类,清初《花镜》记载:蜡梅俗称腊梅,一名黄梅,本非梅类,因其与梅同期开放,香气近似,花色如蜜蜡,又值腊月开放,故得此名。一株株蜡梅枝干黝黑,弯曲道劲,在风中轻轻摇曳。枝头缀满朵朵小花,或绽放或含苞,一律小巧莹透,犹如涂了一层蜡,质感温润,散发着清雅宜人的幽香。那含苞的尤其娇小,仍顽强抵御着风寒,实在惹人怜爱。蜡梅爱雪,似是天生情结。每遇飘雪,任凭寒风刺骨,它却开得愈盛,那冰肌玉骨、疏影横斜的风骨也更显清晰。蜡梅也恋古意,当黄艳艳的花朵映着一段红墙、一片鱼鳞瓦、一角小亭台……便像怀春的少女,流露独特的气质与神韵,为冬日平添一份暖意。

孩提时,冬天似乎比现在更冷,呵气成雾,屋檐下总垂着长短不一的冰凌。那时日子俭朴,虽然穿着母亲手作的棉袄棉裤,看似厚实,其实是“空心”的——内里衣衫单薄,寒风从领口、袖管、裤脚钻进来,冷得入骨。教室窗户

用塑料薄膜遮挡,被风吹得哗哗响,双脚常冻得发麻。一下课,大家便冲出去玩斗鸡、跳绳、踢毽子。最热闹的是“挤油渣”,一群人紧贴着墙排成一队,拼命往墙角挤。被挤出去的又飞快跑到队尾,继续往前拥。同学们乐此不疲,浑身也渐渐暖和起来。

大雪时腌制的肉,到这时已可品尝。小寒这天,老家有吃菜饭的习俗。将青菜、咸肉片、香肠等在油锅里略加翻炒,拌入米中同煮,便成一锅香喷喷的菜饭。经霜雪洗礼的青菜格外清甜,多选用棵矮、梗白、头大、心黄的“矮脚黄”。煮熟后菜叶鲜嫩碧绿,菜梗酥软洁白,菜心柔滑入味。青菜与肉、米渐渐交融,炊烟袅袅,香气满屋。舀一勺入口,那鲜香温暖的滋味,至今依然萦绕心头。母亲曾告诉我,早年家境拮据,买不起肉,便往菜饭里埋一勺猪油,吃起来也一样香得很。

“小寒料峭,一番春意换年芳。”经历最严寒的时光,也意味着春暖花开又一次轮回。轻轻掀开小寒的门帘,纵然寒风扑面,却仿佛已窥见春的踪影。我不禁憧憬起那个阳光明媚、花开柳绿的春天来。

一年四季

作者谢正义

桌上的台历,又只剩薄薄几页了。一年将尽,人总要回头看看。看看走过的路,经过的事,像收拾一年到头的收成。

过了知天命的年纪,这份“盘点”的心,倒真一年淡似一年了。得失的秤杆在心里慢慢锈蚀,那头重、这头轻,似乎都差不多。反倒是那些实实在在的日子,春天泥土的气息,夏天海水的咸味,秋天果子的甜香,冬天脚踩在雪上那“咯吱”一声脆响,倒沉甸甸地落在心底,有了各自的重量。

我的春天,是在阳台上“化”开的。几盆再普通不过的茉莉和月季,惊蛰前后就开始忙起来。松松土,剪剪枝,看那些枯褐的枝桠上,怎样冒出来粒般的芽点,又一日日舒展成叶子。这过程静悄悄的,却带着一股子蛮劲。我的花不算名贵,可那份从枯寂里挣出来的生机,却是一样的。侍弄它们的时候,心思是空的,只跟着日头挪动花盆。这种“空”,大概就是史铁生说春天像个“张扬的少年”时,心里那份天真的专注吧。春深了,花都开好,热闹是它们的,人就开始盼一点凉。我的清凉,在夏天的海边。

夏天的海,性情最分明。清早去赶海,潮退得老远,露出一大片湿漉漉的沙地。拎个小桶,不为挖多少蛤蜊,就

贪图那一望无际的空旷。这时的海,像个沉默的智者。等到午后,尤其入了伏,它就换了脾气。海水吸饱了日光,蓝得发稠,浪头也懒洋洋的。找片树荫坐着,看白花花的阳光在沙滩上跳,看孩子们追着浪尖叫,时间仿佛被这炽热的光焊住了。人散在堤岸上,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,觉得自己也成了这片盛大晚照里,一缕自在的风。

风里透着凉意,天蓦地高起来,湛蓝、疏朗,秋天真的来了。

秋天是拿来吃的,也是拿来品的。味觉上,是小院葡萄架下那一嘟噜一嘟噜的紫,是街上新炒栗子混着烤地瓜的甜香。视觉上,却像一场盛大的幻术。头一场霜来时,山只是微黄,像透光的麦田;再一场霜,便像戴了红黄相间的毡帽;等到浓霜落下,整片山林就成了“春天的花园”。前几日看见一棵无患子树,叶子真是一半绿、一半黄,黄绿交错着,倒应了那句“最是橙黄橘绿时”。这变化是静默的,却也叫人惊心。看着它们,你会觉得,原来衰老也可以如此壮丽。

最后一片斑斓的叶子归根时,冬天就拉起了雪白的帷幕。

我是爱雪的。家乡的雪矜持,落下来也稀疏的,带着试探。可只要见了雪,我必定要出门去。踏雪不为寻梅,

就为听那一声响。踩在新雪上,“咯吱”一声,干净、利落,是冬天独有的语言。天地素净,平地里熟悉的街巷屋舍,都被这白软软地覆住了。万物像在沉睡,连光秃秃的树,也只剩下骨骼般的枝桠。它不美,却真。这很像人生的某些阶段——卸了许多装扮与负累,反而露出了生命的本相。

四季走完一轮,年关也就挨到眼前了。站在这个门槛上,回想这一年,具体挣了多少钱、错过什么机会,竟都有些模糊了。记得清的,是春日午后晒在背上的暖,是夏夜海风拂过耳畔的细语,是秋天第一口新米粥的糯香,是冬天清早扑进窗里的那股寒气。从前计较的,如今淡了;从前忽略的,如今珍重了。这大概是岁月给人最朴素的馈赠。

良辰美景不在远处,就在这四时流转的寻常里。春天一寸一寸化开冰,夏天一阵一阵送来潮声,秋天一层一层染透山色,冬天一片一片铺满洁白——它们不急不忙,周而复始,告诉我生活的滋味,或许就在这“经过”本身:全身心地,经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。

窗外的天,完全暗下来了。远处,零星的鞭炮声响起,像是新年的预告。我挽了挽衣襟,心里很静。旧岁将尽,新春将来,四时的轮回里,总有不慌不忙的风景,等着人去走过、去品尝。

